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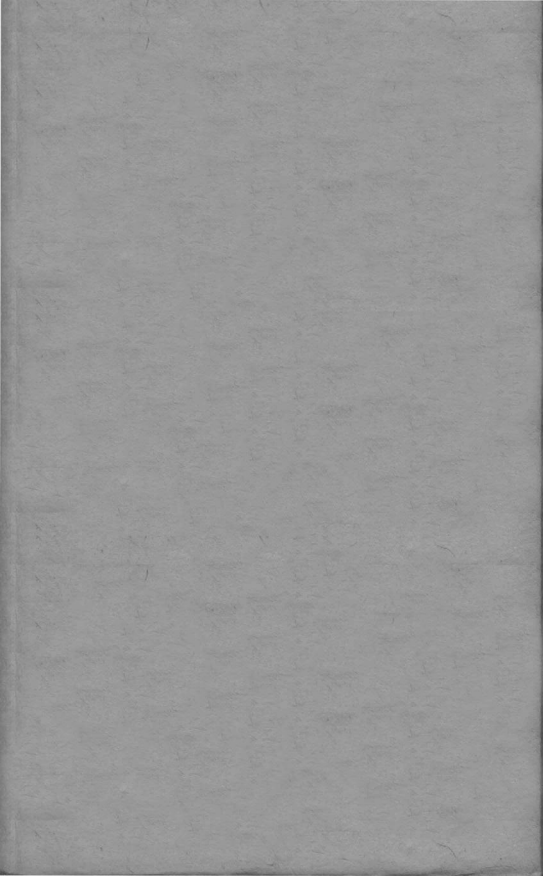
汉褚先生集



光緒十八年

褚先生集

善化章經濟堂重刊



褚先生集題詞

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而先生自述亦云幸得以經術爲郎其

記外戚問之鍾離生記梁孝主問之
宮殿中老郎吏編列三王封策取之
長老好故事者慎哉所聞與子長稱
董生壺大夫何以異史記中孝武本
紀禮樂二書皆傳爲褚生所補論者
謂武帝好功利多制作史臣備集行

事其可觀感必有大於秦皇諸紀者
乃僅取封禪書充之闕如自在禮書
本荀卿樂書本樂記載太史公語無
多本朝有司何遽失傳盡繇褚生才
薄折足匪任然讀其所記景帝王后
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田仁任安

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龜策二傳
錯綜爾雅狀形貌綴古語竟有似太
史公者設令兩人生同時官同舍子
長主書褚生爲副繙閱金匱成就必
廣又令各謾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
聞見角立相視而笑未必不爲莊周

之許惠施也予爲採列獨出使世知
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
史家小山云

婁東張溥題

漢褚先生集目錄

陳涉世家

論

外戚世家

王太后

衛子夫

尹婕妤

鉤弋夫人

梁孝王世家

三王世家

張丞相列傳

韋賢

魏相

丙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田叔列傳

田仁

任安

平津侯列傳

滑稽列傳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建元以來侯年表

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附錄

本傳

褚先生集目錄終

漢褚先生集卷全

漢 穎川褚少孫 著

明 太倉張 溥 閱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

以謂其大者其小者其不燃也

臣等謹未敢言也。大余生以才爲本而
所至曰。張氏。則以爲。則由。其。草。紙。者。也。
刺。越。世。來。

則。本。會。類。與。同。

則。時。川。當。也。與。同。

主。集。全。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

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卽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噉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

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
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
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
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
之。

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
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
侍中賢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日
陰安侯二曰發于侯三曰宜春侯賈震天下天

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八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交。

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

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
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
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
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
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
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

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

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見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官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今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

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

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

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

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

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

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

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

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

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

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

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獨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反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廡。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

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
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如非博聞
疆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
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
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
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

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

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

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夫人明奉

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闕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

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

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

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堯堦北迫
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
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
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
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
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
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

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

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

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

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
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
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
白芷漸之滲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
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
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
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立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立成立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常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
吏卒圍捕丞相全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
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
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
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諭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

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
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
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
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諧巧而相工本
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
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
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
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

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
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
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
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
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田叔列傳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

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遊其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

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

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

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

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疆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

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
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
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
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
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
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
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甯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

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鈞

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轉以

文。錄。有。論。第。一。

通。響。音。恭。拜。以。錄。之。婦。骨。葬。為。皇。室。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

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四

賜乳母。又奉飲糲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
有公田。願得假借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
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
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
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
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
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

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甯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叙優旃事。不

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

以好古

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

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

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

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
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
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
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
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
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

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緇。音瓜。一音螺。青緇。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

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

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

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

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

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
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延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
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
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
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
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爲見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其粉飾之
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

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
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
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
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
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
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
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

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戕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
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
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
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
爲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
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
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愛
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
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備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
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
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
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

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

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

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旣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咎據禎祥。塗山之垂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

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

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

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

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

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

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

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揅策定數。揅音逢。一作達。○揅謂兩手執著。分而拗之。故

云揅策。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
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
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
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
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領與
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
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
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官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卽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

擣蓍

擣音逐，留反。擣蓍，卽藜蓍。擣古稠字。

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

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消兔絲去之。卽以籊燭此地。

籊籊也。蓋然火而籠

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

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

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蒼莖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莖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

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

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

必承之作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

蚺蠶伏之

許氏說淮南云蚺龍屬也音決

王

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

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

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干

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

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

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之

臙音乃毛反臙臂

取龜置室

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

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

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

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

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

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

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按林名白蛇蟠

杆林龜藏其中杆音鳥謂白蛇嘗蟠杆比林狀

中也誕音巖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誕然也狀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

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尙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
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
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
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
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
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
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

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述其事於
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
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
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
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
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
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
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
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
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
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
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
指日使者當囚立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
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
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
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
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
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
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
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
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
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
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
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
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
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
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

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
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
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
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
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
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
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
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
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

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

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
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
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
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
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
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
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
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
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

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
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
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
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
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
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
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
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

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間術外爲阡陌夫妻
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各族
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
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
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
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
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
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

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鑿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鑿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妄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

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
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
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
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
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
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
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

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

脰音衡脚脛也

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
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
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
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
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
宜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
如此腸如涓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

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尙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

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甯與世更始湯武行之
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
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
爲○象○邸○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
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
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
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
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
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

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

乃刑白雉及與驅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
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
必制其剝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
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
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
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
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

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
學。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
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
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

射。不。如。雄。渠。蠡。門。

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

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掾。
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
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

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蟄。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

蛇之神而殆於卽且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
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
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
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
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尙不全
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
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
王元王召傅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

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

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

正義曰此等

四月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矜開

索隱曰音琴矜謂兆足歛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

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

卜暮昏龜之徼也徼音叫謂徼統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

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

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一作視祖法

也言以人為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

為常法 荆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

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

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卯煇黃

梁米也

夜去玉靈

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

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音竈也

灼鑽

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一作止

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

行於淵諸靈數策

音策

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

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行一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
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
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卽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因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
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卽
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
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住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矜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矜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見首仰足矜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見首仰足矜矜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矜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盼外首仰不去自
去卽足盼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盼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脢身節有疆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丙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脢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丙自橋不得
首仰足脢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脢丙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於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會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臘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
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
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
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
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
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
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
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
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
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
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脢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
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
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
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
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
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母疾疫、歲中母
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
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母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母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徒官不徒居家室
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
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南買不得居
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
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
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
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
盼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
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
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脣以上有求得病
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
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畱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悔病不死難起繫
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干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胛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
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

條別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是也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太法病者足
盱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盱者不至行者足盱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盱者不得
繫者足盱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
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
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
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
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
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
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

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王契母與姊妹浴於立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

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
養之又捐之大澤身覆席食之姜嫫怪之於是
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
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
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
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
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
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
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

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

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
後世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
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
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
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
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
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
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
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

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爲、
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
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
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
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
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
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
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

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
悲○哉○夫○龍○頤○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
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
有○士○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
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
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人○之○

博陸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
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
戶。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

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宜帝厯事三王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秬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羅何等功侯二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安陽上官傑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

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富平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

千戶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義陽傳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
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傳
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
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
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
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
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

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宣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

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

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憚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陽平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

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
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
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
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
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立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
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
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遠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
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

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傑謀反事後留遲不得討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

發覺自殺國除

平邱王遷家在衛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
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
二千戶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
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
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
景柏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
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

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

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史

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

名舜

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

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疆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

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囿

名曾

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

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囿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囿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

名立

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

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

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

名高

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

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
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
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
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

奉車都尉稔侯從群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
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暉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
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
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
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
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
有材力能其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

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
暉、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臬騎都尉侍中
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
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
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
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
廣陵王、

鄼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

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鄼侯。

平昌王長君

名無故

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

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

名武

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

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

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
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
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
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
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
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
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
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陽平王稚君

名傑 索隱 日漢表名禁

家在魏郡故丞相史

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費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

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畧廣宜於國家也

本傳

褚少孫潁川人也大弟之孫仕元成間以經濟
爲郎其補史記世多譏之然亦時有所得不容
盡泯夫其將相年表爲孟堅之所因三王世家
亦爲攷春秋者所不廢豈無功於史哉宋張材
欲盡刪之非通論也且少孫生宣元成三朝爲
大儒王式門人其授受自有所本其見聞亦有
較確於後人者張晏又稱其嘗爲博士則親見
天府之藏尤非若虞預鄧粲伏處鄉里者可比

雖文筆稍弱未足進步史公要亦爲汝穎間一
才士矣迄今段肅馮商諸人所續漫然無存而
少孫所補獨附史記以傳亦其勤不容沒也夫
漢人之集世已寥寥漢書藝文志所錄百不得
一卽後漢集部之存者中郎而外殆鮮完篇况
其爲西京之文字哉若夫論議之得失史例之
是非則又編集者所不計也天如於諸集皆有
序而獨闕此篇豈以少孫漢書無傳不復置論
歟抑流傳所失歟故漫誌數言以補之俾讀是

集者得有所考焉

其
一
是
非
序
而

謙
昔
飲
生
集
終

光緒十八年

王諫議集

善化章經濟堂重刊

王集終

王諫議集善堂書齋堂書齋

王東信善堂書齋

光緒十八年

王諫議集題詞

漢書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
徐樂嚴安終軍王褒賈捐之九人同
傳令終者鮮惟子雲棄孺子淵作頌
名高齊蜀而夭病隨之卽身非鼎烹
能無惑辨命乎聖主賢臣文辭采密

其排彭祖厭喬松歸之文王多士以
祝壽考意主規諷猶長卿之子虛上
林遊戲苑囿有戒心焉乃蜻蛉神見
持節南崖金馬碧雞光景未來使者
先殞彼所刺者神僊而不能抗辭于
啣命烏得云善諫哉甘泉洞簫後宮

誦讀僮約諧放頗近東方元帝爲太子時忽忽不樂惟子淵竒文足起體疾以此賢於博奕信矣九懷之作追愍屈原古今才士其致一也執握金玉委之污瀆他人有心誰能不怨大氏王生俊才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

外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階
固西京之一變也

婁東張溥題

王諫議集目錄

賦

洞簫賦

騷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論

四子讓德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甘泉宮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約

僮約

文

責髯奴文

附錄

本傳

王諫議集目錄終

王諫議集卷全

漢蜀郡王褒著

明太倉張溥閱

賦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邱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欽歸崎倚。巖迤嶮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蘇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

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
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
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揚素波
而揮連珠兮，聲磴磴而澗淵。朝露清泠而隕其
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
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
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與屏
兮，密漠泊以徼緣。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
弗諠。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謂惠

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班匠施巧，夔襄
准法，帶以象牙，提其會合，鏤鏤離灑，絳唇錯雜。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拊搯攬。於是
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
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酷醜，愍眸子之喪精，寡
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
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囁嘲
以紆鬱。氣旁迳以飛射兮，馳渙散以遼律。趣從
容其勿述兮，驚合選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

獵若枚折。或漫衍而絡驛兮。沛焉競溢。慄慄密
率。掩以絕滅。嚙霰擘躑。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
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啾噉而將吟兮。行鋹鉞
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嫖嫖以婆娑。翩緜
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
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
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處。順
叙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
澎湃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

武聲則若雷霆較鞫。佚豫以沸渭。其仁聲則若
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
擻以奮棄。悲愴况以惻怛兮。時恬淡以綏肆。被
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
兮。良醴醴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
戾者聞之而不對。剛毅強越反仁恩兮。嗶啞逸
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
不能爲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
子遠其類。鬻顏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儻以

三言詩集 卷之三
三
頓頓。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
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
恍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杳。罔象相求。故知音
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爲悲聲。則
莫不愴然累歎。擎涕放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
漫衍凱阿。那腰腰者已。是以蟋蟀蚻蠖。跂行喘
息。螻蟻蝓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
喙蛩轉。瞪瞢忘食。况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
倫哉。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
泡洩汎澆趨巖道兮哮呷呿喚躋躋連絕澗殄
沌兮攪搜淨捎逍遙踊躍若壞頽兮優游流離
躊躇稽詰亦足耽兮頽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
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
中節操兮終詩萃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
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絡驛變無窮兮

此處有嚴重污損，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識。

此處亦有污損，文字模糊。

騷

九懷 王逸註

匡機

極遠兮不中

周轉求君道不合也

來將屈兮困窮

還就農桑修播

也

余深愍兮慘怛

我內憤傷心剝切也

願一列兮無從

欲

忠謨道

乘日月兮上征

想託神明

顧遊心兮鄙

隔塞也

鄠與鎬同鄠一作豐

回盼周京念先聖也文

其都冀

彌覽兮九隅

歷觀九州

彷徨兮蘭宮

遊戲

道室誦五經

芷閭兮葯房

居仁履義

奮擣兮衆

王東義集

卷全

騷

五

芳動作應禮

菌閣兮蕙樓

節度彌高

觀道兮從

橫衆人瞻望

寶金兮委積

志意堅固

美玉兮盈

堂懿譽光明

桂水兮潺湲

芳流衍溢

揚流兮洋

洋潔白之化

著蔡兮踴躍

著龜喜樂慕清高也

語曰臧交

孔鶴兮回翔

畏怖羅網陞青

撫檻兮

遠望登樓伏楯

念君兮不忘

思慕懷王

怫鬱兮

莫陳忠言蘊積

永懷兮內傷

長思切切

通路

天門兮墜戶

金闈玉闈

孰由兮賢者

誰當涉履

君之舍也

英俊路也

無正兮溷廁

來不依雜亂也

懷德兮何覩

忠信之士不見用也

假寐兮愍斯

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誰而卧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

可與兮寤語

衆人愚闇誰與謀也

痛鳳兮遠逝

仁者之士道世去也

畜鵠兮近處

鵠音晏畜養也諛而親附也

鯨鱣兮幽潛

鱣鱣七禽切

大賢隱匿窟林藪也

從蝦兮遊階

小人竝進在朝廷也鯨鱣大魚也蝦小魚也

乘虬兮登陽

意欲駕龍而陞雲也

載象兮上行

遂騎神獸用登天也

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

朝發兮葱嶺

且發西極之高山也

夕至兮

明光

暮宿東極之丹巒也

北飲兮飛泉

吮嗽天液之浮源也

南采兮

芝英

咀嚼靈草以延年也

宣遊兮列宿

徧歷六合視衆星也

順極兮

彷徨

周繞北辰觀天庭也

紅采兮騁衣

五采婆娑芬華英也

翠縹兮

爲裳

衣色瑗璋耀青葱也

舒佩兮綝纒

綝音申纒音離緩帶徐步五玉鳴也

竦余劔兮干將

握我寶劔立延頸也

騰蛇兮後從

神虺侍從慕仁

也賢飛駟兮步旁

駟驢奮飛承轂輪也

微觀兮玄圃

上晚帝圃見天

也園覽察兮瑤光

觀視斗杓與玉衡也

啓匱兮探筴

筴與策同發匣

引籌考祿相也悲命兮相當

不獲富貴值流放也

紉蕙兮永詞

結草

爲誓長訣行也將離兮所思

背去九族遠懷王也

浮雲兮容與

天氣

滄溶乍東西也道余兮何之

道一作導我難處從也

遠望兮任

眠遙視楚國暗未明也

聞雷兮闐闐

君好妄怒威武盛也

陰憂兮感

余內悲憫伊惆悵兮自怜悵然失志嗟厥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余何留兮中州我去

將遠陶嘉月兮總駕嘉及吉助攀玉英兮自修

采取瓊華結榮華兮透逝束草陳信將去烝兮

遠遊違離於君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歷九

曲兮牽牛過觀列宿聊假日兮相侔且徐遊戲

遺光耀兮周流敷揚榮華望太一兮淹息觀天

上沈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晞白日兮皎皎

王京義集 卷全 駢 七

天精光明而照察也

彌遠路兮悠悠

周望入極究地外也

顧列亭兮

縹縹

字皮六切邪視瑩星光瞥瞥也

觀幽雲兮陳浮

山氣滂鬱而羅列也

鉅寶遷兮

砢礫

砢孚允切礫音隱太歲轉移聲磴磴也

雉咸雉兮

相求

飛鳥驚鳴雌雄合也

決莽莽兮究志

周望率土遠廣大也

懼吾

心兮

憊憊 憊音細惟我憂思意愁毒也

步余馬兮飛柱

徘徊神山

直休息也

覽可與兮匹儔

歷觀群英求妃合也

卒莫有兮織芥

衆皆邪佞無忠直也

永余思兮怵怵

怵音抽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昭世

世溷兮冥昏

時君闇蔽臣貪佞也一云世溷濁也

違君兮歸真

將去

懷王就仁賢也
一云臣違君兮
乘龍兮偃蹇
駢駕神獸
高回翔

兮上臻
行戲遨遊
遂至天也
襲英衣兮緹縹
縹音縹重我
絳袍采色鮮

也披華裳兮芬芳
徐曳文衣動馨香
也詩曰婆娑其下
登羊角兮

扶輿
涉彼高山
徐顧晚也
浮雲漠兮自娛
乘雲歌吟
而遊戲也
握神

精兮雍容
握持神明
動容儀也
與神人兮相胥
留侍松喬
與伴儷也

流星墜兮成雨
陰精竝降
如墜雨也
進隣盼兮上邱墟
音隣

鄰盼音汾天且
欲明至山溪也
覽舊邦兮滄鬱
下見楚國
之危亂也
余安

能兮久居
將背舊鄉
之九夷也
志懷逝兮心慟慄
慟音留
心中欲

去內傷
悲也
紆余轡兮躊躇
緩我馬勒
而低徊也
聞素女兮微

三哀義集
卷全
騷
八

歌神仙詠吟聲依微也聽王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

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

余佩兮續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歎傷已遠放

棄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

前驅關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陞閭闔也竦余駕兮入

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誰可與

兮終生莫足與友為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園見彼隴蜀道阻阨也覩

軫邱兮崎嶇山陵嶽岑橫垂涕兮泣流悲思念國泣雙

下也悲余后兮失靈哀昔我君違天法也

尊嘉

季春兮陽陽

三月温和氣清明也

列草兮成行

百卉垂條吐榮華也

余悲兮蘭生

哀彼香草獨隕零也

委積兮從橫

橫音黃枝條摧折傷

根莖也

江離兮遺損

忠正之士棄山林也

辛夷兮

擠臧

擠子切

仁智之士抑沈沒也

伊思兮徃古

惟念前世諸賢俊也

亦多兮遭殃

仁義遇罰禍及身也

伍胥兮浮江

吳王棄之於江濱也

屈子兮沈湘

懷沙負石赴汨淵也

運余兮念茲

轉思念此志煩寃也

心內兮懷傷

腸中側痛摧肝肺也

望淮兮沛沛

臨水恐慄畏禍患也一云淵沛沛

濱流

兮則逝

意欲隨水而隱遁也

榜舫兮下流

乘舟順水遊海濱也

東注

今磻磻濤波踴躍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

沃今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已抽蒲兮陳坐拔草為

單也援芙蓉兮為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一云水

躍兮余旌風波動我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雲

旗兮電驚遂乘風雷儵忽兮容裔往來亟疾河

伯兮開門水君踈望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已顧

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懷恨兮艱難抱念恚恨竊

哀兮浮萍自比如蘋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

蓄英

秋風兮蕭蕭

陰氣用事天政急也

舒芳兮振條

動搖百草使芳熟也

微霜兮眇眇

霜凝微薄寒深酷也

病歿兮鳴蜩

飛蟬卷曲而寂默也

玄鳥兮辭歸

燕將入海化為蛤也

飛翔兮靈邱

悲鳴神仙奮羽翼也

望谿兮滃鬱

川谷吐氣雲闇昧也

熊羆兮咆嗥

猛獸應秋將害賊也

唐虞兮不存

堯舜已過難追逐也

何故兮久留

宜更求君之他國也

臨淵兮汪洋

瞻望大川廣無極也

顧林兮忽荒

回視喬木與山薄也

修余兮袿衣

整我袿裳自結束也

騎霓兮南上

託乘赤霄登張翼也

乘雲兮回回

載氣溶溶意中惡也

躋躋兮自強

稍稍陞進遂自力也

將息兮蘭皋

且欲中休止方澤也

失志兮悠悠

從高視下目眩惑也

蕪蘊兮徽黼蕪音紛蘊音云徽音梅黼音黎愁思蓄積面垢黑也思君兮

無聊聊音留想念念懷王忘寢食也身去兮意存體遠情近在胷臆也愴

恨兮懷愁心中憂恨丙悽惻也

思忠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放精靜女歌兮微晨神也神一作精

神女夜吟聲激清也悲皇邱兮積葛象體錯兮交紛見美

大之邱葛草緣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絺綌也以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

而舉用則不貞枝抑兮枯槁貞枉車登兮慶雲

慶雲喻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壤惡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

也。以言貞正之人棄於山，感余志兮，慄慄我心。

如折割也。心愴愴兮，自憐也。意中切傷憂悲楚，駕玄螭。

兮北征，將乘山神而奔走也。晞吾路兮，葱嶺高山度阻險。

也。連五宿兮，建旄為旗旄也。揚氛氣兮，為旌布。

靈霧作，旗表也。歷廣漠兮，馳騫馬也。覽中國兮，冥。

冥，顧視諸夏，尚味晦也。玄武步兮，水母侍送余也。與吾期。

兮南榮，與己為誓會炎野也。南方登華蓋兮，乘。

陽，上攀北斗躡房，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抽。

庫婁兮，酌醴以斟酒也。援臯瓜兮，接糧啖食神。

果志厭

畢休息兮遠逝

周徧留止而復去也

發玉軻兮西

行引支車木

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

世憎

忠信愛

寤辟標兮永思

心常長愁，拊心踊也。辟，拊心貌也。

心怫

鬱兮內傷

憂思積結，肝肺爛也。

陶壅

覽杳杳兮世惟

觀楚泥濁，俗愚蔽也。

余惴惴兮何歸

罔然失志

無依

傷時俗兮溷亂

哀愍當世，眾貪暴也。

將奮翼兮高飛

振翅翔翮

駕八龍兮連蜷

乘虬翔翮，見容貌也。

建虹旌兮

威夷

樹端竦旗，紛光耀也。

觀中宇兮浩浩

大哉天下，難徧照也。

紛翼

翼兮上躋

盛氣振迅
陞天衢也

浮溺水兮舒光

遂渡沈流
揚精華也

淹低徊兮京沚

沚讀平聲且留水側息河洲也
水中可居為洲小洲為渚小渚

為沚京沚者
即高洲也

屯余車兮索友

住我之駕
求松喬也

覩皇公

兮問師

遂見天帝
詔秘要也

道莫遺兮歸真

執守無為
修朴素也

羨

余術兮可夷

念已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既
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

吾乃

逝兮南娛

往之太陽
遊九野也

道幽路兮九疑

疑通作嶷
陟歷深山

過舜
墓也

越炎火兮萬里

積熱彌天
不可處也

過萬首兮嶷嶷

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山名嶷
嶷嶷嶷屬交趾也嶷嶷一作旌旌

濟江海兮蟬

蛻遂渡大水
解形體也

絕北梁兮永辭

超過海津
長訣去也

浮雲鬱

兮晝昏楚國潰亂霾土忽兮塵塵風俗塵濁不

糜息陽城兮廣夏遂止炎野衰色罔兮中念叶

來切志欲懈意曉陽兮燎寤心中燎明也乃息軫

兮存茲徐自省視思堯舜兮襲興喜慕二聖幸

咎繇兮獲謀叶謨悲切冀遇悲九州兮靡君傷

天下無撫軾歎兮作詩伏車浩歎

株昭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滿心內切嗟意中激感欸

冬而生兮物即盛陰凋彼葉柯傷害根莖瓦礫

進寶兮侍僞愚戇捐棄隋和貞良君子鉞刀厲

御兮頑嚚之徒頓棄太阿明智忠賢驥垂兩耳

兮雄俊佯愚中坂蹉跎衆無知已蹇驢服駕兮

爲輔翼也徒無用日多僮蒙並進修潔處幽兮履

清白居貴寵沙崩權右大夫佯不鳳皇不翔兮

賢智隱處鵠鵠飛揚小人得志乘虹驂蜺兮託

深藏匿也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駕

神器而載雲變化陞高去俗鷦鵬開路兮仁士

遠征也易形貌也鷦鵬開路兮智鳥

導在後屬青蛇介蟲之長步驟桂林兮馳逐正

前也衛惡姦也步驟桂林兮道德香

也芬超驤卷阿騰越曲阜邱陵翔舞兮山丘踴躍

也過阨難也而歡喜也

谿谷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也赴

曲相和宮商竝會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孰哉

復加天下歡悅還顧世俗兮及同視楚國壤敗罔

羅瘵棄仁義卷佩將逝兮祛衣束帶涕流滂沱

思君念國泣霑衿也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闢路四通照下土鏡覽幽冥

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蘭芷覩俊又英雄四

佞放兮驩共苗鱣後得禹乃獲文命聖舜攝兮

重華秉政執紀綱也昭堯緒著明唐業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

也虞願爲輔、思竭忠信
備股肱也

論

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蠃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三言言全
三
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
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非有積素。彙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
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
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
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
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
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
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交侯論
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
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

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心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鑿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
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
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
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
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
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
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彙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
莫不霑濡履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頌

史觀大化之涓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

爲多、鱗鱗竝逃、尤戩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縑、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蛻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
畧。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
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
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
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
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
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

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
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甯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
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姓，祿勤
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
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
逢辜，憐縗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
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

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

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

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

臨蒞、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竝施螫毒、百姓

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

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

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

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郡鳥竝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示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

不恤寇。甲士寢而旂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

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
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
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
逐水隨噍。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
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
弦掌耒。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
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
不能綏。驚邊杙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

之三言言集 卷之三
三
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
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
沮顏，焦齒臬瞞，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
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婆嘔吟，鼓腋而笑，夫鴻
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
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
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
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羹藜吟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越砥歛其鋸，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筆汜，晝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郝，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

得也。故服絺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
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
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
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
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
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
 卑辱與滌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
 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
 興而致雲。蟋蟀埃秋。隤蟄出以陰。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虎嘯四句
 再見

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轡
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
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
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
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
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蓋信乎其
以甯也、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
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薛而爲

觀攘抗岸以爲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逶
迤、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
錯、編玳瑁之文槐、鏤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爲
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榱縵倏忽其
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
而歛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
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

...

...

...

...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剽剽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約

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甯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
百役使。不得有_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
穿曰。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
地刻大柳。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
載車。蹠坐大叟。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纒。
沃不酪。住醜醜。織履作麓。黏雀張烏。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
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
糞除常潔。餒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

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櫻種瓜。作瓠。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雋鷄鳴。起春。調治。
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餠。
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
魚鱉烹茶。盡具。舖已蓋藏。關門塞竇。餒猪縱犬。
勿與隣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
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
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
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櫻索綿亭。

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
都擔棗。轉出匆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
卧。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
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
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礪石薄岸。治
舍蓋屋。書削代讀。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
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苳。益作
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歛。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
柱戶。上樓擊鼓。倚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
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筦織蓆。事訖欲休。當春
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歛。主給賓客。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
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縛。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

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載僅約。尚有榆。菱。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轉。等。語。然。則。茲。

篇尚屬節文。

百態交文。論詩。詞。義。詞。家。詞。計。不。題。備。于。月。

環。不。點。再。致。休。再。尋。尋。則。日。夜。不。靜。越。當。詩。

一。不。交。半。無。自。點。不。會。自。若。自。林。然。主。欲。修。之。

不。辭。遠。也。效。承。以。索。歸。長。短。無。事。前。始。料。計。

百。以。上。言。一。不。交。半。無。自。點。不。會。自。若。自。林。然。主。欲。修。之。

不。得。不。辭。不。辭。的。的。大。火。當。也。就。合。制。正。好。

不。得。不。交。一。不。交。半。無。自。點。不。會。自。若。自。林。然。主。欲。修。之。

文

責髯奴文

古文苑作黃香、今從藝文作王褒、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凋、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繼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立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鬢動鬣、則妍覈臧否、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旣亂

三言言集 卷八 三
且赭枯槁、禿瘵、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
儻躡穰孺、與塵爲伍、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
動則困於物、惚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髡、正著
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
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
之毫毳、爲子鬚者、不亦難乎

本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竒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議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

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
閔惜之。

王諫議集終

善化藍田章氏重刊